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九十一回 折妙字換柱抽梁 掣牙籤指鹿為馬

話說紫芝道：「上天兩豆，雖是祥瑞之象，不知那時可曾兩過蝦仁兒？」紀沉魚道：「姊姊又要鬧了。『陽雨』雙聲，敬錦楓姊姊一杯。」廉錦楓掣了百官雙聲道：「今日行這酒令，已是獨出心裁，另開生面，最難得又有仙姑這首百韻詩，將來傳揚出去，卻有一句批語：都督《張景陽集》價兼三鄉，聲貴二都。『價兼』雙聲，敬堯莫姊姊一杯。」呂堯莫掣了身體雙聲道：「錦楓姊姊大約喜愛此詩，所以贊他。妹子就承上文再替你補足一句：

髮膚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辭采為肌膚。『辭采』雙聲，『為肌』疊韻，敬小春姊姊一杯。」秦小春道：「妹子不會說笑話，倒可以賤姓行個酒令。」

玉芝道：「『秦』字之多，莫過《戰國策》，不知怎樣行法？」小春道：「此時就從妹子說起，把《戰國策》『秦』字，或句或讀，從一個字起，要如寶塔式，至□個字為止，句句不離『秦』字。說出者免酒，說不出飲一杯接令。」玉芝道：「若是這樣，即如『事秦』、『入秦』、『於秦』之類，不計其數，我們一百人，說到何時是了？」

小春道：「這都不用，只用國名『齊秦』、『楚秦』之類。妹子先說一個，錯者罰：

秦；韓秦；韓與秦；韓不聽秦；韓謁急於秦；韓必入臣於秦；韓出銳師以佐秦；韓令冷向借救於秦；韓相公仲使韓侈之秦；韓為中軍以與天下爭秦。」

小春方才念完，眾人紛紛都要交卷，這個說「我有『楚秦』」，那個說「我有『齊秦』」。小春笑道：「此事若非妹子預先埋伏，大家若都說出，還沒一人吃酒哩。我這『韓秦』，句句都是『韓』字起頭，『秦』字落尾，一直到底，皆有次序，並非句中有國名就算了。」玉芝道：「教我白想了兩個『齊秦』，那知這刻薄鬼用這壞心思！」小春道：「我替你主人敬酒，還說壞麼？」

閩臣道：「幸而我還湊了一個，不至被他考倒：

秦；魏秦；魏攻秦；魏不勝秦；魏插盟於秦；魏折而入於秦；魏王且入朝於秦；魏因富丁且合於秦；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；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。」

眾人道：「國名雖有，要象『魏』字句句起首，卻想不出，只好各飲一杯。怪不得那道姑說『隔席疊芳詞』，原來又有這些花樣。」小春掣了天文雙聲道：

月牙 《春秋保乾圖》 日以圓照，月以虧全。

『以圓』、『月以』俱雙聲，敬素輝姊姊一杯。」玉芝道：「如今又掣出天文，莫非那位仙姑又要來了？但他指爪俱有數寸之長，聞得麻姑指爪最長，莫非他是麻姑前來點化麼？」閩臣點頭道：「妹妹這話，只怕竟有幾分意思。」

蔣素輝掣了蟲名雙聲道：「他臉上光光的並無一個麻子，如何說是麻姑？我去請教揚子，到《方言》找我去：

蚰蜒 揚雄《方言》 蚰蜒自關而東，謂之口[左虫右寅]口[上衍下虫]。

本題『口[左虫右寅]口[上衍下虫]』俱雙聲，敬紫綃姊姊一杯。」顏紫綃掣了宮室雙聲道：「誰知因談麻姑，咱倒想起《金剛經》來：

園囿 《金剛經》 只樹、給孤、獨園與大比丘眾。

『園囿』雙聲，敬麗春姊姊一杯。」蘭英道：「我們座中只有閩臣、紫綃二位姊姊最喜靜養功夫，那知行令飛起書來也是不離本意。」

潘麗春掣了藥名雙聲。玉芝道：「這牙籤有些作怪，倒像曉得麗春姊姊知醫，他就鑽出來。請教姊姊：假如今日多飲幾杯，明日吃甚麼可以解酒？」麗春道：「葛根最解酒毒；葛粉尤妙。此物汶山山谷及禮鼎之間最多。據妹子所見：惟有海州雲台山所產最佳，冬月土人採根做粉貨賣，但往往雜以豆粉；惟向彼處僧道買之，方得其真。」

寶雲道：「昨日家母所要方子，姊姊可曾帶來？」麗春道：「此方乃人家必需，萬不可少的，妹子意欲濟世，所以都記在心裡。此時就教玉兒寫，待我念來：全當歸朮錢，川芎參錢，益母草參錢，炙甘草壹錢，炮薑炭伍分，桃仁拾粒要研。水對黃酒各壹碗。煎壹碗溫服。」幽探道：「此方治何病症？」麗春道：「昨日師母因家父做過御醫，命寶雲姊姊告訴我，當日老師有位姨娘，因產後瘀血未淨，以致日久成痞去世，惟恐別位姨娘再患此症，所以問我可有秘方。恰好我家祖傳有這『生化湯』古方，凡產後瘀血未淨，或覺腹痛，即服參伍劑，最能去瘀生新，每日再能飲一杯童便，可保水無存瘀之患。此方若能刊刻，家家施送，真是陰鷲不小。至師母所問腫毒之藥，惟『五黃散』最妙。其方用黃連、黃柏、黃芩、雄黃、大黃，每樣伍錢，共研極細末，磁瓶收貯，凡腫毒初起，用好燒酒調搽數次即消。這也是我家秘方。大家記了，即或自己不用，傳人濟世，也是好的。」蘭芝道：「這算麗春姊姊行了一個小令，我們也飲一杯。」麗春道：「妹子就借『葛根』交卷了：

葛根 《管子》 地者，萬物之本原，諸生之根菴。

『萬物』雙聲，敬紫櫻姊姊一杯。」董寶鈿道：「妹子聞得葛根人都叫作葛梗，這是何意？」麗春道：「前人醫書並無『梗』字之說，大約這是近日醫家寫錯了。」

魏紫櫻掣了宮室雙聲道：「若非『根』字，何能承上。我只好也用『元韻』：

門楣 《晏子》 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。」

紫芝向再芳道：「姊姊如覺倦，何不進這小門打個盹去？」再芳不解此書之義，因答道：「他們既延晏子，我就進去何妨。」眾人忍不住發笑。紫櫻道：「『延晏』雙聲，敬紫菱姊姊一杯。」易紫菱掣了列女雙聲道：

婉兒 皇甫謐《高士傳》 老萊子為嬰兒戲以娛親。

『老萊』、『以娛』俱雙聲，敬蘅香姊姊並普席一杯。妄用時音，自行檢舉，罰一杯。」春輝道：「『兒』字讀作時音，與『婉』字同母，倒可不罰；但誤用時人，卻是要罰的。」紫菱道：「我用《靈飛經》所載愛兒，何如？」青鈿道：「『愛兒』二字，見陶宏景《真靈位業圖》，不始於鍾紹京，誤用時書，也罰一杯。」

玉芝道：「令中不准用時人，為何姊姊要用婉兒？況且當日閱卷也有他在內，還算我們不及門的老師哩。」紫菱道：「我因他有个評論，心中甚為不平，因此特將他的小名叫出，解解悶氣。」青鈿道：「是何評論？」紫菱道：「妹子聞他向日曾以牡丹等類三□六花分為師、友、婢，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別的失當之處也不管他，我只不服為何好好把個鳳仙列之於婢？他說芙蓉朝開暮落，其性不常，不能列之於友。至於鳳仙，非芙蓉可比，若澆灌得宜，不使結子，能開三月之久。俗語說的『花無百日紅』，以鳳仙而論，實有百日之紅。向來有千層的，有並蒂的，又有一株而開五色的，各種顏色，無一不備。即如桃紅一種，就有深淺三四等之分，其餘可想而知。又有一種千層並蒂，能葉上開花，名叫『飛來鳳』；近日又有『千層頂頭鳳』，其花大如酒杯，宛如月季。各樣異種，不能枚舉。栽種既易，又最長久。花之嬌妍，無過於此。妹子每年總以絕好美種栽植數百盆，以木几由高至下，層層羅列，覺秋光明豔，賽過春花，如此佳品，求其列之於友而不可得，能不替他叫屈！」

青鈿道：「此花雖好，就只無香，列之於婢，或者因此。」紫菱道：「凡花有色者往往無香，即如有翼者皆兩其足。天下之事，那能萬全。若因有色無香，就列之於婢，試問牡丹、芍藥、海棠之類，又何嘗有香？大約色香俱全的惟有梅花，其次玫瑰，皆花中妙品，除此之外，豈可多得？」

那邊若花聽了，暗向閩臣道：「當日你說碑記我們都有『司花』字伴，紫菱姊姊這樣替鳳仙抱屈，莫非他是鳳仙主人麼？」閩臣點頭道：「看這光景，只怕是的。」蘭芝道：「諸位姊姊或說笑話，或行小令，也該結結帳替我生發了。」

薛蘅香道：「我不會說笑話，只好行個抽梁換柱小令。」青鈿道：「一切酒規照前，不必再宣，姊姊說罷。」蘅香道：「我說一個『軍』字，把當中一豎取出，搓成團兒，放在頂上，變成『宣』字。」蘭言道：「這令雖有趣，只怕一時要湊幾個倒費事哩。」秀英道：「我說一個『平』字，把當中一豎取出，搓團放在頂上，變成『立』字。」眾人齊聲叫好。玉芝道：「我說一個『車』字，把當中一豎取出，搓團放在頂上，是個……」春輝道：「說了半截，怎麼不說了？」玉芝道：「才想的明明白白，怎麼倒又忘了？」青鈿道：「據我看來：你這抽梁換柱，大約也同『分之，人也』，又是自創的時樣兒。」紫芝道：「蘅香姊姊是搓成團子，我要拉做長條兒，可使得？」蘅香道：「只要有趣，有何不可？」紫芝道：「我把玉芝妹妹搓壞的那個團子，拉做長條兒，放在破車當中，仍是一個整車：這叫做『反本還原』。」眾人笑著，都飲一杯。

米蘭芬道：「我飲兩杯，托玉姑娘替我說個笑話。我的表兄是個秀才，你若教一個罵秀才的，格外再飲一杯。」玉兒道：「有一老翁，最喜說笑話。這日元宵佳節，出去看燈，遇見幾個秀才把他攔住，求他說笑話。老翁道：『笑話倒也不難。就只今日飲食不消，身子甚覺發懶。』眾秀才道：『為何飲食不消？』老翁道：『前日偶爾吃了幾個未煮熟的湯圓，肚腹一連疼了兩日，剛才大解，細細一看，誰知還是幾個生圓。』」青鈿笑道：「顏色可曾發綠？」綠雲道：「未發綠，倒變青了，所以都穿著青衫。」

呂瑞棠道：「我還欠著一個笑話，我飲兩杯，只好也煩玉兒了。」玉兒道：「有個解子，解一和尚發配。行至中途，偶然飲醉，不知人事。和尚趁其睡熟，即將解子頭髮剃去，並將自己僧衣脫了，給解子穿了；又把枷鎖除下，也與解子戴了。登時逃去。解子酒醒，不見和尚，甚為焦躁。徘徊許久，忽見自己身穿僧衣，因將頭上一摸，宛然光頭和尚，及至細看枷鎖，也都戴在頸上。不覺詫異道：『和尚明明在此，我往何方去了？』」蘭言笑道：「這個解子忘了本來面目，究竟醉後，還情有可原。近來世上竟有明明白白的，忽然胡言亂道，忘了本來面目，不知又是何意？」紫芝道：「大約還是宿酒未醒。」

青鈿道：「玉兒快接下去，我飲兩杯。」玉兒道：「有一道學先生，教人只體貼得孔子一兩句言語，便終身受用不盡。忽遇一個少年道：『在下生平也只體貼孔子兩句，極親切，自覺心寬體胖。』道學先生聽了，不覺起敬道：『不意先生如此青年竟有這等穎悟！不知是那兩句？』少年道：『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』」說的眾人個個發笑。

紅珠道：「笑話完了，請蘅香姊姊接令罷。」蘭芝道：「此後酒令所剩無幾，所有酒規，自應仍照前例，似可不必一總結算了。」蘅香掣了橋樑雙聲道：「

城池 嚴遵《道德指歸論》 通千達萬而志在乎陂池。

『陂池』疊韻，敬紫芝姊姊一杯。」紫芝道：「這兩日我手氣不好，看牌就輸，何能掣著好籤。玉兒替掣一枝。只要掣著天文、地理寬寬題目，就有文章做了。」玉兒答應，掣了一籤。正要看時，青鈿奪過望望，是個天文，忙朝筒內一丟，道：「蟲名雙聲。」紫芝道：「完了！我因上手漏報『萬而』雙聲，正在得意，那知又弄出這個難題目！原來他的手氣比我還醜。我最惡的是蟲名，他偏要鑽出來，真是『怕鬼有鬼』。莫非不是蟲名，你亂說罷？」青鈿道：「姊姊既嫌此題太窄，就另掣一籤何妨？」紫芝道：「呸！混說！我豈肯亂令！這總怪玉兒手氣不好。你想這個蟲名，即如他們所飛蜘蛛、蚰蜒之類，所有雙聲疊韻，都在本題身上，豈能教人吃酒？你若掣個天文、地理，有的是風雲、雷雨、江河、湖海，處處都可生發。如今弄了這個，還不知可能敷衍交卷。我被你鬧的真是『江郎才盡』了！」

春輝道：「別人掣籤，不過略想一想，即刻就接令；他是先要談論一番，然後慢慢再構思。玉兒！你寫了多時，只怕乏了，且到花園頑頑歇歇去，這裡接令還早哩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倒不必激我。我雖想了一個蟲名，但報過之後，有人把這名字，不論顛倒，或在經史子集，或在注疏之中，道此兩字的，我另外說一笑話；說不出，各飲一杯，何如？」蘭芳道：「這倒有點意思。假如座中有兩人道此二字呢？」紫芝道：「那怕□位道此二字，我就說□個笑話。倘你們說過之後，我也說出一個，怎樣說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自應也飲一杯。」幽探道：「忽又套出許多令來，還不知是個甚麼驚天動地的蟲名哩。妹妹請罷。」紫芝道：「諸位姊姊躲遠些，我說出來，被他咬了我可不管：

臭蟲 《山海經》 其狀如人而二首，名曰驕蟲。

『如人』雙聲，『人而』雙聲，『而二』雙聲，敬瓊英姊姊一杯，笑話一個，普席兩杯。」呂祥棠道：「你弄出許多雙聲，倒不如每人吃一壺罷。」寶鈿道：「這個頑的好，忽又鬧出臭蟲來了。」蘭言道：「我的菩薩！這兩個字卻從那部書上找去？我先認輸吃一杯。」戴瓊英道：「蘭芝姊姊不准一總結帳，我這笑話誰肯替我說，我好吃酒？」紫芝道：「你吃兩杯，我替你說個『翻筋斗』的令。」

星輝道：「怎麼叫做翻筋斗？」紫芝道：「假如說一個字，一個筋斗翻過來，筆畫雖然照舊，卻把聲音變了。說不出，仍照前例飲一杯。我說一個『士』字，翻了一個筋斗，變成『干』字。」月芳道：「這倒有趣，可惜一時想不出。」秀英道：「我用賤姓『由』字，翻個筋斗，變成『甲』字。」春輝道：「紫芝妹妹故意弄這酒令惑亂人心，誰去想他！我們且將這杯飲了，再把普席兩杯乾了，好去替他捉臭蟲。」

紫芝道：「去年我因臭蟲多的很，買了一包毒臭蟲的藥，甚為歡喜。及至展開一看，裡面寫著：『如捉住臭蟲，把藥塞他嘴裡，登時就可毒死；設或不死，再塞一二次，總以毒死為度。』今年又買一個秘方，展開一看，卻是『勤捉』二字。」

亭亭道：「姊姊且慢談論，妹子有話請教：這『臭蟲』二字，剛才姊姊宣令時，曾有不論顛倒之話，我卻想起一句。」紫芝道：「姊姊這話，好不令人毛骨悚然，莫非此書是兩個『王』字做的麼？」亭亭連連點頭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